

道園學古錄

冊四

卷之十五

七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三

在朝藁十二

雍 虞 集 伯生

碑銘

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有牲牢籩豆之數歌鍾羽舞之節賓客宗族之會孝子順孫得以盡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井賦采地之入烝嘗之禮得有廟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著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自己而起義者也故丞相留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我國家禮亦宜之至順初年廟既成勅臣題其榜曰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勅命臣製文刻其麗牲之碑臣奉 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

世祖皇帝在潛藩建牙纛廬帳於灤河之上始作城郭宮室以謹朝聘出政令來遠邇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定都於燕遂以是爲上都而治開平焉大駕歲一巡幸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宮府侍從宿衛咸在凡脩繕供億一責於留守之臣然地高寒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

事爲多懷柔撫綏使薄來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纖鉅莫不畢至充溢盛大以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自監尹僚佐至於府史以時遷改獨賀氏受命

世祖之世至于今六七十年父子祖孫世守其官列聖相承莫之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賓客與其父老問賀氏之所以爲政者則曰京師浩穰公上之供給用之目或一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瓦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書以進或漫不知省公一見之隨事語吏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某所其工當以幾日成卽上有所賜與曰某人某人歲幣當幾何口授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病勞者餼稟或不稱而奇袤多重獲以傷縣官商之弊每與吏通大爲姦利而實居貨應急需以成事迺至曠歲不與直公明察而均平虛實情僞無所罔民之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寡公之倉庾出內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爲政而公治之甚從容也廣學校延師儒以設教身率而勸之海內賢士賓客及門者迎款有禮眠其其財則絕其婚而不使之逞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當以闡入則推其無罪而奏原時宰用事者鬻殺人之獄則卒竟之而無所奪此

尤民之所稱道者也都人士所以口而祝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
臣嘗攷之於書昔之保釐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三君子者相
繼協心而後足以底治而是都也賀氏獨以成功豈不盛哉西門之
廟宜乎其奕奕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及其歿也國人請
祀之而其君臣直以爲不可迺相率野祭其後始聽祠焉今都人請
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天子又加賚之湛恩霈澤何其忠厚寬
大也哉公曾祖諱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祖諱賁京兆
路總管諸軍奧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司徒追封雍
國公諡貞憲父諱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
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公諱勝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推忠宣
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泰國公諡惠愍子惟
一某官惟賢某官孫某臣旣具書其事又爲作迎送神詩以遺之俾
歌以祠焉其詞曰

帝作神都言言其鄂時巡歲來神靈具扶旗纛車馬魚魚雅雅顧懷
昔從公其來下兮升鼎于庖俎有獻羔勺藥芼之亦有菊椒鍾鼓旣

作醴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胥樂兮袞衣繡裳劍佩鏘鏘乘車彭彭
不馳以翔賓客在右僚吏在左燕寢孔邇公無去我兮公有令德在其後昆世公世侯保我子孫肅肅尸祝躋阼盛服千秋萬禩兮嘏我

皇國

賀丞相神道碑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

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 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泰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某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惠愍歸葬京兆其孤惟一嘗求臣爲之銘坎諸宮而納之其行事歲月略已具見今重述焉恐蕪陋不足以稱旨意請辭不可則退而歎曰

聖天子覽都邑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

世祖經營之初 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京兆賀氏父子祖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十年宮府治辦工賈通易人用樂業以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賜碑之 詔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勝又諱伯顏字貞卿一字舉安 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鄠縣曾祖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

氏追封雍郡夫人祖貴京兆路總管兼諸軍奧魯贈輸忠立義功臣
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謚貞憲妣鄭氏追封雍國夫人
父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
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封奉元王
夫人自貞憲入事 國朝忠貞王受知

世祖以大臣留鎮開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宣旨意於中外
居十餘歲拜集賢學士領太史天官通象緯之學至元三十五年拜
參知政事佐丞相完澤爲治尋遷樞密院事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
貞歿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
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也至大中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
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祐 □ 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告老不許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 □ 年終是官泰定 □ 年
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
惠愍以某年月日歸葬鄆縣之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國夫人捏古
真氏祔子曰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女長適中書平章政事阿里海牙
次適某官梨立虎班孫曰也先忽都臣嘗以爲

世祖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攷諸惠愍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固已密矣察之固已詳矣然又以爲未足又必使之知經術焉覃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游之英俊必遭受學焉其所成就雖深淺不同要各有可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亡君之嘆於今爲譏辭 上疑之以問公公乃爲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此爲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以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以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 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在目睫以決其幾公乘傳將指徧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或乃至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乃顏之役 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內外嚴備至使重臣只兒哈忽仗劍立轅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輒入見而公密以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擐甲擁纛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夙駕 上春秋高車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溫以其體 上爲安寢達次舍乃興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効獸舞以迎駕者驚輿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勒去象乘輿安而公創甚至

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上於公不惟不聽其避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之聖明而相哥以贖貨得幸專政柄爲天子斂怨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爲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誅之是時相哥亦知公且沮已設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奏賴上知其故而譖不行論誅相哥之功公存心致勞而迹甚危矣至元末上旣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間以問公公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爲詹事完澤可上領之及拜完澤丞相遂以公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贊助之効也及以世官留守上都歷

武宗仁宗之世治以日成望以日隆名以日信而二宗之所以待公者曰以重矣帖木迭兒之專政也上數怒欲斥去之輒自附東宮求免上性仁孝每以是曲容之而反覆睢盱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愛其身弗爲國家去蠹乎會其家人受富民賊變殺人之

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

仁宗崩復得爲相遂并譖害此三公者朝廷爲之驚惋天下爲之歎息譖者以爲得志曾不旋踵無以亢其宗而公直亮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爲勛臣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

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慎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外者其署曰勅賜故丞相留守惠愍賀公之廟蓋都人之所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牢醴酒考擊鍾鼓而祭享之依依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於民至於沒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聿來百年遷於雍都南山之下風氣孔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鄂鄞保其民人索賦以朝爲之守臣守臣有子入見王所皇建大都俾奠土宇以撫以存以經以營啓是世官寶絲忠貞袞衣赤鳥車馬有赫相臣來歸卽雍開國自公而王進而彌尊令德不匱實有子孫其子伊何丞相留守自其弱冠在帝左右入陪

殿帷出侍乘輿不有其躬以嬰不虞惟帝省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
主以入告惟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內之間周密不違 帝念在茲既
信既篤一日出令俾贊大錄惟是登庸固將受遺不競不絀布政咸
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瞻朔都歸爾是職于廬于旅肅肅于城勸
其佚勞日閑弗驚工師執藝賈售盈市本敦末紓胥樂女士冒禁非
罪原之以情于貨委禽勿遂其成令行以盈民樂法守興學以教躬
率善首歷事四朝既尊既安賜車出游衆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
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祜惟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斂臣我抉其瞶多
藏靡悔迷國之宰余今弗懲 天子奚賴君子用恕去而弗誅孽以
間興亶其天乎衣裳之襚榮以加等人心大公追及未遠侃侃令子
蔚爲名臣奉孝思忠公志其伸公委其阡有松有柏公食其廟鼎俎
有食國家萬年公名不曠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既贈通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謚文惠其子彌寬詣太史請述神
道碑銘按趙氏世爲臨淄人唐末撫州刺史霍避地衡州至宋族益
盛奉議郎士庠始居衡山之崇嶽鄉奉議生楚國公世勣楚公生魯

國公棠魯國弟常生端明殿大學士太師衛國忠肅公方爲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使太師冀國忠靖公葵公諱淇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七歲以郊恩補承奉郎舉童子科召試中書以大臣子免銓試四川宣撫大使司辟主管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遷將作監丞□□元年以登極恩轉奉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直祕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闋改知泰州轉朝散郎又明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郎直顯文閣知衢州轉朝請郎又明年除尚書度支員外復以軍器監出爲浙東路提點刑獄兼知衢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爲大理卿轉朝奉大夫改直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文殿脩撰尚書刑部侍郎又明年自廣州餉兵海上我國家旣取宋以宋太后手書罷諸軍之爲宋守者師至廣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爲至元十四年也江淮宿將旣內附數以公爲言十五年行省承制署公廣東宣撫使趣入觀秋見

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衣冠鞍馬而遣之比還凡五錫宴官其從者四十三人千戶五人百戶三十人總把十人居七年天子思其材命奉御察罕集賢學士詹玉召

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二十三年大德十一年十一月
辛未卒于長沙里第年六十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庚午葬寧鄉縣之
原塘翰林學士涿郡盧摯爲之誌又二十三年爲至順元年彌寬調
官京師請易公名於朝於是又有司以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謚焉初
胡文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傳之與新
安朱子共承絕學於百世之下游張氏之門者唯長沙吳獵德夫氏
得其傳而衛國事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下於德夫氏而克
以學問任大事赫然樹勳業於當時則過之矣至於冀國與其兄忠
敏公范並以才略世其家而冀國卽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
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爲國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往出其父子所
獎拔百年之間亦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髫齡與其兄制置使溍
皆親見祖父用兵治民收攬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
之占與營繕戎器之事胸中具有成策溍既以忠義著而公遇事亦
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對如響故參政吳
公淵許妻公以女旣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遠竄或勸之絕婚公
曰休利害而渝成言市人不爲也冀國善之爲請於朝而親迎焉人
以爲知禮宋末列郡多驕兵守吏率懦謾誕弛不能制徒增賞以悅

之賞不時至輒奮挺爲亂以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亡奈何則爲之罪故吏易新守而已矣公倅信州時才弱冠守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贓而按以法守大駭服信兵有威果武雄兩指揮凡二千餘人初自諸鎮選勇藝以充久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求主將以充數郡守秋閱賞不素具軍亂守匿求救於公公出語衆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尤不敢恃一日違節度則立治以軍法汝等敢爾耶叱吏捽首亂者榜之百衆遂定信路鈐轄詹汎者以故羣盜降得官位迫使守倅好侮儒吏或擁卒射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挽彊命中竊取其弓引之不能寸始畏服豪猾吏數十陰藉其聲勢侵苦民人資力富彊部使者不能治以屬公公執之無敢遁期理據三日獄具盡杖脊而黥之錮諸圜土明日中朝貴人救之者書至則皆死無及矣治興國兵亦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白晝入民家取其資以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裨校耳何敢然旦日坐府統制官以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衢州寇起連結處婺信之間勢甚張浙東提刑牟嶧行部盜逐之守郭淵入郡盜又逐之朝命以殿司兵二千與公往定衢公曰殿司名天子爪牙而兵實不足用反損威撫之以道當無他不然淮卒足辦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祝兩家

爭田郡不能直相奮怒起鬪擊不能自己喜亂者聞風相挺爾公釋其縛曰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問期三日來納款不至吾所統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皆自歸寇寧公言于朝曰悍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爲兵以配江上諸軍庶少安公去官而衢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間盜賊軍旅之事如此以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惡乎而不危亡也哉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向因其素所信服者而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來蒞於湖南者以民事爲問公懇爲言利害便不便亦不斬也公嘗飄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以拯人疾苦賓客之及其門者與之燕樂贍遺貧乏孤嫠者賑恤之雖重費不復計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爲神丹以資服食斲琴度曲爲文辭圖畫以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卷名之曰太初紀夢藏于家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爲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之隱去人或以爲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命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莫公親候之見有光昱昱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藏公家今稍稍傳人間云天水郡夫人吳氏先公十五年卒子四人彌

寧彌宗彌審皆前卒彌寬用公廕今爲奉訓大夫韶州路曲江縣尹女二孫男六人巖嵩嵒峩峩昔嘗集先世勳業與公家相先後冀國以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守永州至元中先公歸自嶺海道出湖湘嘗與公往還道故舊某以童子侍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國史得以契家執筆紀公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世皇旣定南土迺輯迺安不震不怒迺眷赤子安其母父任以弗疑何間疏附顧瞻湘流領頷其城民人衆多有財有兵翼軫之墟其岳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營土有膚敏世將世相世武世文君子之望命服錫馬勞以大饗歸撫其民皇威孔鬯優游鄉邦亦旣有年旣老而休溫溫德言嗟世溷濁言思翩翩密室凝虛鑄金爲丹我懷公家問學有自以孝以忠著作信史國亡史存澤及孫子遭時休明亦旣膾仕故物不遺古學亦微援琴鼓之繼以涕洟松桂在山澤有蘭靡不亡而存庶其在茲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自教養是時國家規取江南重兵在襄鄧間公始以善書計從軍稍遷行省掾隱然已負時望至元二十一年擢荆湖行省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

中書左右司郎中行中書省改行尚書仍爲其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險計度餽餉益精備上功適都漕運選材進以爲判官尋遷海南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病不赴元貞初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史臺薦進官遷湖南宣慰副使□□年遷江西行中書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潭州路總管未滿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黃金虎符拜海道運糧萬戶滿三歲就除兩浙鹽運使至治三年正月以年七十請致仕三月卒祖某某官父某某官母某氏某封以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某泰定元年□月葬公南陽先塋之次太史氏虞集以故人子當篆其墓之石以銘敘曰

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之論議以混一宇內豪傑之士以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府別郡縣治租賦有調度繕作禁令之事士始以文法趣具善承迎辦治爲務而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矣末流之弊更爲之名以自別於士識者閔焉夫孰知有用之材常趨所急以致用故其所樹立有足表見於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照策數一見卽要其歸雖他經反覆卒如其說而後定吏具牘或至數千百言不了了於情致公涉筆立更定不數